

青未了



## 【人性阅读】

## 当爱情作为“切片”……

文 / 林少华

检验结果几乎都那么令人失望:高耸入云的珠峰在此轰然倒下,光芒四射的明星在此黯然失色。这就是那些曾经令全世界为之惊叹的他们,是男人、人的人性本身。

女诗人高伟继写完《她传奇》中十四位杰出的女性之后,又写了十二位杰出的男性,是为《他传奇》。有诗人、作家的他,如顾城、海明威、塞林格、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思想家、科学家的他,如高兹、达尔文;有歌手、演员的他,如王洛宾、张国荣、白兰度;也有画家的他,如凡·高、毕加索。

不言而喻,作为传奇题材,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位都可以单独成书。而要将其压缩为同一本书中的一章,势必要找一个切入点。高伟手中的那把刀显然是从他与她之间即男女之间切入的——她将爱情(或情爱)作为切片,以其女性的敏感和诗人的激情检验其中隐秘的人性以及灵魂信息。而检验结果几乎都那么令人失望:高耸入云的珠峰在此轰然倒下,光芒四射的明星在此黯然失色。顾城向他曾经的至爱举起斧头,旋即悬梁自尽——这就是写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的诗人顾城吗?其他人如海明威、毕加索、塞林格等人在男女情事上也足够一塌糊涂,



《他传奇》  
高伟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2年4月出版

书中十二位男人当中,令人透过一口气和眼前一亮的,大体只有一位:安德烈·高兹。这个男人或许没有成为举世瞩目的哲学家、思想家,但他留下了人世间堪称完美的爱情范本。读过他的《致D情史》这封7000多字的情书的人,谁都不会忘记那最后一段话:“很快你就八十二岁了。身高缩短了六厘米,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丽、优雅,令我心动。我们已经一起度过五十八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愈发浓烈。”

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它才能被填满。”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八十四岁的他和八十二岁的她并排躺在一起,服药告别人世,成就了“他与她”的爱情传奇。我甚至觉得,当今之世,缺少的未必是哲学和思想,而是始终如一的爱。爱才是这个世界的出口,是人性最绚丽的花朵和灵魂的救赎。

## 【生活碎片】

## 一个老男孩的意念横生

文 / 巴黎洋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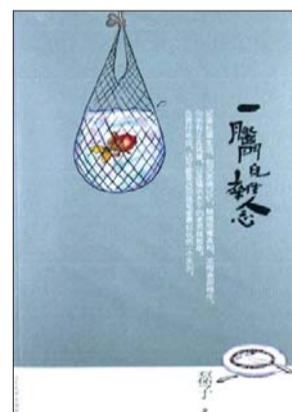
男人的青春比女人走得晚,但过程比女人短促。因此,生活里的点滴比任何都更能可贵。能记录这些的男人同样如此。

几乎是在转眼之间,就有了这本书。有眼福抢先看了,除了颇具风格的文本之外,不得不说,磊子尚未发挥出全部潜力,但以举重若轻之态面对纷繁世界,确实是磊子的范儿。

这本随笔选集,篇目内容各成段落、互不相扰,行文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具体点说,这本散文集包含五部分故事。封面介绍是这样的:记录闲扯生活,钩沉恶搞记忆、浓缩喜剧精华。没错,磊子的文字风格幽默杂糅,跳脱冷俏,笑点密集……

磊子写一个绝味海胆诞生的大排档,写与腹肌一起来过的爱情和青春,写成批出动学习人情世故和办公室潜规则的实习生,写跳出厨房的文身男,写一次为了分娩的聚会,写小区里的乳胶小人……总之一些看似轻微的时刻和人物,仿佛想故意通过描写这些无关紧要的事与人来颠覆写作的沉重。

俗话说,每个男人与男人在90%的程度上是一样的,畏惧平



《一脑门儿杂念》  
磊子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2年3月出版

此,读这本书,你的眼眶不会像越南,一会儿热,一会儿湿,但你的酒窝会像西班牙的雨区一样,一会儿平,一会儿圆。

男人的青春比女人走得晚,但过程比女人短促。因此,生活里的点滴比任何都更能可贵。能记录这些的男人同样如此。马尔克斯说,我写作是为了让我的朋友更爱我。磊子也做到了。

## 【闲读随笔】

## 幻象的囚拘

文 / 周鲁霞

1933年出生于印度的阿马蒂亚·森因为在福利经济学方面的贡献,成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曾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如过江之鲫,诺奖这一巨网每年只网一条大鱼,即使是这一条大鱼,在经历了获奖后的短时热闹,也很容易淡出社会的视野。因为对社会最底层成员困境的关怀、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以及思想的哲学意味,森至今仍是一条鲜活的“大鱼”。

对森的喜爱,应从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说起。亨廷顿在此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之后世界的矛盾和冲突将不再以国家为单位展开,因文化和宗教差异导致的文明冲突将成为世界冲突的主旋律。此前的9·11事件似乎成为文明冲突论的注脚,亨廷顿因之愈加名声大噪。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一场貌似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把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的纠葛纷争仅仅化约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独角戏,从现实到逻辑都显得苍白和虚弱。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软肋何在?很长时间不得其解。森的《身份与暴力》一书尽管不是针对《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系统驳斥,却为我们理解文明的冲突、暴力的由来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身份与暴力》是森获得诺奖后的著作,全书由对身份的思考展开。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许多不同群体的成员,同时拥有多种身份。比如一位成功的商人,他同时还是中国人、妻子的丈夫、三个孩子的父亲、古典音乐发烧友、艺术品收藏家、登山爱好者、素食主义者等等,所有身份中“没有一种能够视为该人唯一的身份”。在唯一身份与多种身份之间,森是坚决反对前者的,他认为,“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实现和谐的主要希望在于承认我们身份的多重性。这种多重性意味着人们同时具有相互交叉的不同身份,它有利于我们反对某一坚硬的标准划分人们而导致的、据说是不可克服的尖锐分裂。当人类的丰富差别被压缩进一种特意设计的单一分类之中时,我们所共享的人性也就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在森看来,对人类身份单一性的坚持,不仅会大大削减我们丰富的人性,而且也使我们身居其中的世界处于一种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状态,诸多暴力恰恰由此而来。

森亲身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印度的那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骚乱,骚乱中,“煽动屠杀的政治教唆者把各自社群中原本平和的普通人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结果是数十万人死于非命。这是一场典型的由单一身份引发的残杀。其实,此般例子在人类历史中并不鲜见,从十字军东征到二战屠犹,身份的单一性假定成了宗派狂热操纵者的惯用武器。即使在当今世界,“因身份冲突而孕育的暴力似乎在越来越频繁地发生”。身份的幻象让我们已经付出并正在继续付出沉重的代价。

单一性身份往往是我们幻想出来的。不幸的是,正是这种想象出来的单一身份成为文明冲突论的分类框架。森认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视角的困难在于,早在冲突——或者没有冲突——之前,它就预设了一种单一的分类观”。其实,已不是视角的困难,而是致命的软肋!亨廷顿在把全世界的人简单机械地分为“西方世界”、“伊斯兰世界”等几个世界的时候,“支配性分类的分割作用也就被体现出来了”,而在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中,是可以依据多种划分标准进行分类的。单一身份的幻象不仅具有分裂性,也不能代表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

长期以来,我们对历史习惯于一种意识形态的、单一性身份的叙事框架。教科书告诉我们的是:晚清政府落后、卖国、腐败,慈禧太后(后党)这个恶老太千方百计阻挠扼杀改良改革,光绪帝(帝党)力主新政却被囚禁并神秘死亡。事实是,至1886年慈禧太后决定归政时,近30年的洋务新政已经使大清国有了一番新气象;在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的一种合力的推动下,经慈禧太后首肯施行的多项改革虽不能说成效斐然,温情地看也是革命性的。至于帝党与后党之争,马勇在《晚清二十年》一书中认为,更多的是康有为出于各种目的幻想乃至设计出来的,至于铤而走险、孤注一掷地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解救光绪帝这一天书计划,更是康有为唯一身份幻象的结果。康有为在流亡期间,继续把帝后之间的矛盾渲染得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以至于恼怒的光绪帝不得不发布上谕严厉驳斥。对晚清那段历史的解读,森的身份理论也可以派上用场。

身份的多元也是文化和价值的多元。长期在英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使森对英国的多元主义文化和自由精神印象深刻。在英国,所有来自英联邦国家的居住者即便没有英国的公民资格,都能立即享有完全的选举权,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非白人移民。这一做法无疑可以很好地推动族裔融合并减少矛盾和冲突。

森具有极强的现实感,他关注贫困、饥饿和灾难,“希望世界少受幻象的囚拘”。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公开宣称,经济学是不讲良心和道德的,而森的著作及研究向我们显示的恰是经济学的良心。这也是森的魅力所在。



@波斯蜗牛:凯迪克金奖绘本《夜色下的小屋》灵感得自《牛津童谣》中的古老诗歌,诗句和黑白、金色的版画营造了诗意、童真和温暖的世界。诗句采用重复句式一张一弛,犹如“从前有座山……”,简单字句表达事物间的递进与关联,描摹夜晚风景却给人明亮、繁复的美感。细节不含糊,小到一朵花、一只远景中的猫都有姿态和表情。

@黄老邪:《旗帜插图百科》,兹纳梅沃斯基著。除分量稍重了点外,本书可算如厕伴睡上佳读物。那些旗帜符号本不过是国画中以焦墨皴出的一点,可当它们被归类被分级被注释被阐发后,瞬间晕化为一摊历史一抹文化。一面旗帜也是一本周刊、一份小报或一部作者不详的手抄本,其媒介属性与生俱来,至死方休。

@夏榆的海景房:最近再读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以前也读,但是懵懂,现在甚喜。写作此书时,福克纳在密西西比大学发电厂的锅炉房里做工,每天晚上六时顶班,干到早上六时,晚上封火后他可以写作。福克纳经常干各种杂活来维持生计,油漆房屋、木匠活儿,他说:“什么也不能毁灭好的作家,唯一能改变好的作家的事情就是死亡。”

